

臥龍生

臥龍生真品全集

血劍丹心

下

太白文之出版社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血剑丹心

下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血剑丹心

【台湾】卧龙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本 23印张 650千字

2002年3月第2版 2002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册

ISBN 7-80605-449-9/1·382

(上下册)定价:38.00元

目 录

下 册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回 | 云梦山人 | | (345) |
| 第十八回 | 智破魔影 | | (384) |
| 第十九回 | 修罗岛主 | | (408) |
| 第二十回 | 秦淮河畔 | | (428) |
| 第二十一回 | 误陷险境 | | (450) |
| 第二十二回 | 燕山老人 | | (470) |
| 第二十三回 | 巧遇药王 | | (491) |
| 第二十四回 | 夺命罗刹 | | (515) |
| 第二十五回 | 泰山寺 | | (534) |
| 第二十六回 | 三如来 | | (555) |
| 第二十七回 | 截妖金凤 | | (578) |
| 第二十八回 | 栖霞道长 | | (599) |
| 第二十九回 | 上官女侠 | | (622) |
| 第三十回 | 中岳庙会 | | (644) |
| 第三十一回 | 恩怨了断 | | (667) |

第十七回 云梦山人

黑袍老者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照此说来，那是没有救了。”

黑袍老者又接着说道：“此人已终生无法练武，不过毒物之中，或许有一二种激发生机之物，虽然无法练武，但仍能继续活下去。”

黑袍老者故作焦急之容道：“此人于本盟十分重要，务望道长施展回春妙手，为他解去体内之毒，本盟将不惜以任何代价酬谢。”

云梦山人苦笑摇摇头道：“并非是老朽不尽力，委实是太难了。”

黑袍老者又道：“不知令师可能解得？”

云梦山人仍然摇摇头道：“家师虽然学贯天人，但此类毒物并非一种，且均具相生相克之功，解去了一种，另一种立起作用，不仅救不了他，反倒加速其毒性发作。”

黑袍老者长叹一声道：“道长不能解，不知其他的人能解么？”

云梦山人朗声一笑道：“并非老朽无能，实是毒物种类太多，纵有解救之法，亦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还得碰巧找几种灵药仙品。”

黑袍老者大喜道：“道长的意思是说此人还有一线希望对么？”

云梦山人点头道：“希望极其微小，大凡灵药仙品，可遇不可求，家师穷毕生精力，踏遍穷山恶水，有几种罕见的药物，至今不曾见过，今仓促之间，向哪里寻找？”

黑袍老者沉吟有顷道：“如若药物齐备，须得多久时间，始可解去体内之毒？”

云梦山人屈指算了算道：“多则五年，即算进行顺利，亦须三年时间。”

黑袍老者大吃一惊道：“我的天，看一个病要三年？”

云梦山人喟然叹道：“病去如抽丝，数十种足以制命的毒物，潜存体内，要将其解去谈何容易。”

黑袍老者似是甚为失望，长叹一声道：“看来那是没有办法了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道长暂请回客房歇息，容兄弟向敝上禀报后，再来请

教。”

云梦山人道：“赫连前辈能容老朽一见吗？”

黑袍老者道：“不可。”

云梦山人故作十分失望地起身告辞，径自回到客房。

道童忍不住传音问道：“道长果真无法解去那人体内之毒？”

云梦山人亦用传音道：“家师号称药中王、毕生钻研医术，岂有无法可解之毒！”

道童又道：“那又为何不为他解去呢？”

云梦山人摇头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他们分明是用此人来试探老朽的能耐，老朽岂能入他的圈套。”

道童恍然大悟道：“他以赫连前辈的性命要挟，道长不为他解毒，赫连前辈岂不是无法脱险？”

云梦山人笑道：“赫连前辈不过一个黑道怪侠罢了，杀之无济于事，他们何苦为此得罪我师徒，我想天地盟决不致行出此种不智之事。”

道童想了想，觉得此话甚是有理，便不再问了。

此时侍婢已送来饮食，倒是十分丰盛。二人也不客气，坦然大嚼，片刻一扫精光。

约摸午牌时分，黑袍老者行了进来，拱手道：“有劳道长远道前来医病，虽然无法解救，本盟同样感激，敝上着兄弟向道长致意，此番以赫连大侠之故，强请道长前来，乃是为时势所迫，道长万勿介意才好。”

云梦山人哈哈笑道：“好说，老朽无能，未能为贵盟稍尽绵薄，甚感惭愧，还望贵上原宥。”

黑袍老者又道：“赫连大侠已在车内，道长此刻便可起程了。”

云梦山人甚感意外，与道童缓步行出了客房。果见门外车已备好，并有二个壮汉御车。”

云梦山人也不推辞，径自挟着道童入车厢，果见赫连仲闭目靠在车厢，当下轻声唤道：“前辈你没受伤吧？”

道童暗用传音对云梦山人道：“他们突然将赫连前辈释放，用意何在？”

云梦山人微笑道：“他们不仅不会放过赫连前辈，只怕连咱们也不会放过。”

道童极为传音对云梦山人道：“他们突然将赫连前辈释放，用意何在？”

云梦山人道：“据老朽猜想，此种毒物必是百毒门主所配制，用以来对付各派之人，并故意将一位中毒之人，用来试探老朽的能耐，老朽虽未为他解去，但已略略提示了此项毒药的成份，是以他们绝不会将老朽放过。”

道童恍然道：“这样说来他们将在途中设伏，立意将咱们杀死？”

云梦山人点头道：“或许是这样。”

道童怒形于色道：“若是当真如此，咱们就先把两个车把式料理，然后折回去与他算帐，把江南分坛闹他一个天翻地覆。”

云梦山人摇头道：“这倒用不着，咱们尽可以故作不知，看他们怎生对付咱们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据闻近日天地盟将邀请江南武林各派会商，其中必有阴谋。”

道童道：“咱们最好能混进去看看。”

云梦山人想了想道：“老朽山野之人，原不该卷入这场是非漩涡，但为大局着想，只好勉为其难了。”

道童道：“各派参与之人，定然都有请柬，咱们要想混进去，只怕不是易事。”

云梦山人接道：“等落了店与赫连前辈商量，天地盟此次邀约江南各派，必系经过了一番周密计划，咱们绝不能大意。”

一路之上车行极速，倒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，但愈是如此，云梦山人愈觉心中疑罕发生。

此时天色已然渐渐黑了下来，照理该落店了，但两个车把式竟放过宿头，往前直驶，而且所行之路愈来愈是荒僻，云梦山人心中暗暗冷笑，却并不说破。

道童却忍不住钻出车厢道：“天黑了为何不落店？”

两个车把式头也不回，冷冷道：“我们赶车的尚且不急，你们坐车的急个什么劲。”

道童冷笑道：“是不是前面有人等着你们？”

此时车已行至一处荒僻的林边，车把式突地把缰绳一拉，双马忽聿聿一声长鸣人立起来，蹬蹬连退几步，硬生生地把前进之势刹住。

车把式双双一长身，掠下了车辕，可是脚尖才只堪堪着地，突地身后一声冷笑，道童如影随形也跟着跃下，伸手一指，先行制住了一人的穴道，随即手掌一翻，又把另一个车把式的手腕扣住，沉声喝道：“你们究欲搅什么花样，快说。”

车把式料不到对方身手如此迅捷，待要反抗已是不及，不由冷笑道：“你以为这样就能保全你们的性命？”

道童手上微一加劲，车把式顿觉半身麻木，手臂疼痛如裂，但他仍然强行忍住，默不作声。

此时云梦山人与赫连仲已双双跳下车，徐徐道：“放开他吧，似这等角色，杀了也无济于事。”

道童举手点了他几处穴道，随即把手一松，说道：“看来他们是要在途中对咱们下手。”

云梦山人徐徐道：“此去前途必有埋伏，老朽已多年没与人动手，咱们能够避免，自以避免为宜。”

道童道：“不如咱们就此折回去。”

久未开口的阴风老怪喟然长叹道：“老朽对江湖上事早已厌倦，即算不发生此事，我也要退隐了，老朽不想再参与此事。”

云梦山人点头道：“我知前辈此时的心情，如无兴致，就不便勉强了。”

阴风老怪拱手谢道：“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”转身疾驰而去。”

道童从地下将两个车把式抱起，摔入车内，猛力在马上一鞭，双马负痛，长嘶一声，放开四蹄疾驰而去，复又对云梦山人道：“道长，咱们改换一下装束再走吧。”

云梦山人点了点头，二人循着来路到市集，先行买了两套衣衫，随即找了一家僻静客寓住下。

云梦山人脱下道装，改扮成一个员外打扮的老者，笑着对道童道：“杜兄弟，这几天可委屈你了，往后咱们还是兄弟相称吧。”

原来那道童乃是杜君平改扮，当下微微一笑道：“道长年高有德，就称呼一声前辈也不为过。”

云梦山人摇头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，愚兄当受不起。”

杜君平想了想道：“对他们的阴谋，小弟已约略猜着一点，咱们分头行事吧，道长可扮作一位赴会之人，前去赴会，相机行事；小弟得即速将此消息，告知丐帮，让他转告各派，俾有个准备。”

两人商量妥后，杜君平扮作一个赶考的举子模样，连夜赶往金陵，他熟悉丐帮的暗号，顺利地被打到丐帮行坛，出来迎接他的是护法夏楚，劈头一句便问道：“你这些天哪里去了？”

杜君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用提了。”随把前事说了一遍。

夏楚哈哈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跟着笑声一敛道：“你倒是清闲自在，敝帮主可为此事急煞，他几个丐帮分坛都动员起来，紧急令江南各处门下，搜查你的下落。”

杜君平歉疚地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晚辈简直是罪孽深重。”

夏楚又道：“尚幸药中王前来传信，方知你已无事，敝帮主这才放下心来筹划旁的事。”

杜君平坐下正待问起天地盟邀请各派集会之事。

夏楚突又笑道：“就因为你的失踪，天地盟的各地分坛也连带着遭了殃，数日之间被拔去十余处，心狠手辣，几乎是不留活口。”

杜君平吃了一惊道：“前辈怎知是因为我的事？”

夏楚神秘一笑道：“老朽因想起你在旅店与那锦衣公子订交之事，怀疑问题出在他身上，经详细一问，才知那是修罗七煞中的老么。此人武功高强度如烈火，得知你已失陷在天地盟，是以立意报复。”

杜君平叹道：“他名易晓君，倒是一位血性男儿。”

夏楚微微笑道：“此人对你既如此多情，你倒不可辜负了他一番好意。”

杜君平胸怀坦荡，并未明白他话中之意，随口答道：“是啊，他虽武功高强，究竟人单势孤，如何能与天地盟抗衡，我得助他一臂才是。”

夏楚点头道：“还幸天地盟只得一个分坛在此，兼以近日正忙于

主盟之事，是以她才得以无事。”

杜君平又问道：“不知各派对江南分坛邀约之事作何安排？”

夏楚朗笑道：“不是兄弟说句狂话，区区一个江南分坛，本帮还能应付得了。世兄尽可安心准备九九会期之事，不必过问这件事了。”

杜君平哈哈大笑道：“有了老前辈这番话，晚辈便安心了。”

夏楚面容一整道：“不过话得说回来，世兄近日行动务必小心，免得临时多生枝节，增加不必要的困扰。”

杜君平点头道：“前辈说得是，晚辈倒还不是那般不晓事之人。”随即立起身来道：“晚辈系与药中王之首徒云梦山人相约前来，容见了 he 再来拜见贵帮主。”

夏楚点头道：“你既与人有约，我不留你了，如有事相商可随时来寻老朽。”

杜君平于得知各派已有准备后，心中甚觉欣慰，信步在街头踱了一会，随即进了一家酒楼，要了几样菜缓缓吃着，突闻蹬蹬一阵楼梯声响，上来了两位青衣劲装女子，前面一位，年约廿上下，柳眉杏眼，秀丽之中隐透着一股英锐之气，后面一个，年纪不过十四五岁，满面稚气，仿佛在哪里见过，只是想不起来。”

两个女子毫无一般女子扭怩之态，大大方方选了个座位坐下。一壁吃饭，一壁低低谈论着，声音极小，听不出说些什么。

与女子相隔约有三张桌子，坐着一位满面阴沉的黑袍老者，原先正自与一位矮小精悍，双目炯炯有光的猴形老者密谈。一见女子上来，谈锋立止，四道目光不住地对她们打量突地，黑袍老者从座上立了起来，缓缓踱近女子，冷冷道：“两位兴致不浅啊。”

黑袍老者这一站起，杜君平立时认出，此人即是在江南分坛接待云梦山人之人，不由心里一动。

青衣女子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我们有没有兴致干你们什么事？”

黑衫老者哼了一声道：“老夫原可不管，只是坛下数十位死难弟子死难瞑目。”

青衣女子色变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黑袍老者仰着脸道：“江南分坛护法，江阴铁掌开碑罗定远。”又指着端坐不动的猴形老者道：“那位是一笔镇两湖孙平。”

青衣女子冷笑道：“我管你们是铁掌还是熊掌，最好是离远点，别扫了姑娘的酒兴。”

罗定远把脸一沉道：“姑娘最好乖乖随老夫去江南分坛，免得于此大庭广众之下动手不好看。”

青衣女子柳眉一扬道：“你自问有这把握？”

罗定远冷森笑道：“老夫知你不见棺材不流泪，如今闲话少说，有胆就随我来。”

青衣女子霍地立起身来道：“为什么要跟你走，姑娘就在江畔候驾，半个时辰之内不来，恕我没空。”掏出一块银子往桌上一丢，下楼扬长而去。

罗定远嘿嘿笑了二声，也与孙平结帐下楼去了。

杜君平此刻不仅认出罗定远是接待云梦山人之人，同时也想到了此人，就是在华山击他，后为银衣老者击败之人，立时起了一股同仇敌忾之心。随也下楼跟着往江畔行去。

他因不愿过早露面，一到江畔，便闪身隐入一片芦苇之后，远远便见两个青衣女子，仗剑迎风而立。

约摸有顿饭时刻，来路倏起一阵阴森怪笑，罗定远与孙平双袂飞奔而来。

青衣女子冷冷道：“你让姑娘等这么久，是不是去安排为你收尸之人？”

罗定远怒哼一声道：“少要嘴上缺德，等会有你好瞧的。”

青衣女子拔剑出鞘道：“亮兵刃吧，姑娘等着砍掉熊掌去喂狗呢。”

罗定远大怒，猛地踏前二步，手掌缓缓抬起。

青衣女子娇喝一声，剑光一闪，一道银虹已随着喝声飞起，一闪而至。

罗定远料不到对方出招如此迅捷，不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呼的一股雄猛掌力，猛向剑光推去。距掌心一吐劲，对方招式早变，倏忽之间已然连续攻出七剑，端地迅快绝伦。

罗定远心头一颤，他练的是内家掌法，掌力雄浑，气脉悠长，适宜于久战，可是一上来便被对方迅快剑法夺去了先机，一时之间竟拙于应付，被逼得连续退了五步。

青衣女子得理不让人，剑法一经施开，恍如江河怒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刹那之间，剑光已化成千百道倒垂而下的银虹，将罗定远罩住。

一旁观战的一笔震两湖孙平心中大为震惊，霍地将铁笔撤出，紧张地一步一步往前趋近，以备随时抢救。

只有杜君平心里明白，他知青衣女子虽暂时取得先机，一时之间决然无法将罗定远击败，是以也把脚步缓缓前移，静观变化。

在场之人，包括罗定远在内，俱都认定青衣女子全凭一股锐气，绝无法与功力深厚的铁掌开碑作持久之战，双方以快找快，转眼已过了五六十招，青衣女子蓦地剑式一变，一声娇喝道：“我若连你都收拾不了，那就枉为修罗门下了。”

喝声中，但见剑光一闪，罗定远闷哼一声，手抚肩膀，退了下来，鲜血从指缝中渗溢而出。

青衣女子收住剑式，冷笑道：“这只是对你消示警诫，免得你目中无人。”

罗定远数十年挣得的一点威名，竟葬送在一个年青女子手里，这叫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，一面运气止血，一面暗暗将功力凝聚，就趁青衣女子说话分神之际，猛地一抬手，呼的一掌劈去。他外号铁掌开碑，这一掌乃是集毕生功力发出，其势犹一道狂飙。

当罗定远负伤退下之际，孙平唯恐青衣女子趁势取他性命，大喝一声，铁笔一举向青衣女子点去。

青衣女子长剑一抖，划起一道银虹，疾向点来的铁笔迎去，她只顾到迎击眼前之敌，却没防到受伤的罗定远会突起发难，等到发觉，已然不及。

与青衣女子同伴的女郎，必竟年事太轻，她是过份信赖年长女子的武功，见她得胜，只顾眉开眼笑，一旁得意，可没防到突袭，及至发觉罗定远的掌力，挟着呼啸声袭到，不由惊呼道：“小姐留神。”短剑一挥，连人带剑扑了过来。

就在那股雄猛的掌劲，袭向青衣女子的同时，斜刺里突起一股柔风，撞向了罗定远的掌劲，两股力道一触之下，罗定远闷哼一声，踉跄着一屁股坐地下，嘴角汨汨溢出两行鲜血。

年纪稍小女子此时也如一道闪光般扑到，竟然扑了一个空，不觉怔住了，她并不曾觉出斜里的那股柔风，还以为是罗定远伤后妄用真力，触发了内伤。

年长的青衣女子和孙平对打了二三十招，突然，来路一声怪啸，嗖，嗖，一连射落了四五人，当先一人，身材伟岸，正是以肩力称誉的大力神彭虎，后随的有黑白双煞项英、项杰，另有两个面生之人。

暗伏一旁的杜君平，心头暗暗吃惊，万想不到被困在神风堡的这批凶煞，竟都归入天地盟。

这批人一经到达，孙平的气势大壮，一撤招退了下来，沉声道：“这妖女交给你们了，兄弟先看看罗兄的伤势。”

罗定远蓦地双目睁开，苦笑摇头道：“兄弟这点伤势还能挺得住，孙兄快察看一下，只怕暗中还藏有她的党羽。”

他刚才为杜君平暗发一记掌力震伤，当时唯恐影响孙平的斗志，是以未敢吐露，此时援军已到，才行说出。

一笔震两湖孙平暗中忖度，罗定远系以掌力雄浑称誉，竟然一招便为暗中那人震伤，自己上去照样不是对手，唯恐吃哑巴亏，他可不敢贸然进入乱草中搜寻，当下面对乱草一声震喝道：“朋友，这般躲躲藏藏算得什么英雄。”

语音才落，一位头戴方巾，身御青衫的少年书生，缓步从林中踱了出来，直赶青衣女子的身旁。

此刻青衣女子已为大力神彭虎等人围困当中，拼斗一触即发，少年书生一声朗笑道：“诸位俱都是成名人物，难道也学那些江湖草莽，来个群打围攻？”

大力神彭虎脸上一热，暴吼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敢来管太爷们的闲事。”

少年书生微微笑道：“铁掌开碑罗定远，邀约这位姑娘来此比斗，只怨他学艺不精，伤在人家剑下，这场比斗，可说最公平不过

的了，诸位竟倚仗人多，竟欲来个群殴，在下实在有些看不过去。”

彭虎怒道：“住口，你若再不让开，连你也算上。”

青衣女子横了少年书生一眼，冷冷道：“我的事自己会解决，不劳你费神。”

她乃极其骄纵自负之人，少年书生虽然出面帮了她的忙，但显然于她脸上无光。

少年书生怔了怔，倏然一阵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在下果然是多此一举。”

缓步退到一旁，既不答理彭虎，也没回答青衣女子的话。

彭虎乃是一勇之夫，以为少年书生退去，乃是慑于自己的威势，哈哈两声洪笑道：“总算你见机得早？”呼的一拳朝青衣女子捣去。

他外号大力殃神，拳风虎虎，带起一片啸风之声。

青衣女子侧身一让，长剑圈起一道银虹，拦腰向彭虎卷去，彭虎大吼一声，双拳齐发，左手一拳震斜了来剑，右手拳风虎虎，直袭青衣女子面门。

青衣女子左手剑诀一领，虚挡了挡拳风，右手已把剑法施开，但见漫天剑气迷漫，直卷了过来。

彭虎生性暴戾急躁，原以为三招两式便可将对方击败，此刻才知对方确实不是易与。不觉又惊又怒，暴吼一声，挥拳猛扑，刹那之间，攻出了廿余拳。

黑白双煞于彭虎出手之际，便已跃跃欲动，此刻见彭虎把全副家私搬出，仍难讨得便宜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白煞项英一掀衣，将为人掌掣到手中，黑煞项杰也把双笔取出，缓步趋前。

年幼青衣女子纵身一跃，挡在二人身前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要不要命？”

黑白双煞究竟是久已成名人物，见对方仅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子，不禁眉头一皱道：“你是不要命了，还不与我闪开。”

一笔震两湖孙平为人最是阴毒狡诈，知道这些人因身份关系，不肯落个群殴之名，当下高声叫道：“诸兄，咱们此来乃是办事，不可拘泥那些小节。”言下之意，自是鼓励大家齐上。

黑煞项杰应声说道：“是啊，倘若咱们连两个女娃都收拾不了，那

可是太以丢人了。”

也许是他们急欲建功，就在项杰说了这番话后，群雄俱都拔出了兵刃，从四下绕了上来。

少年书生生具侠肠，见群雄已存下群毆之心，猛地跨前两步，沉喝一声道：“住手。”

彭虎暴吼如雷，累出一身臭汗，竟无法将对方剑幕冲破，正自下不了台，一听叫停，不自觉地收招停下。

少年书生两颗寒星似的目光四下一扫，徐徐道：“你们都是天地盟的属下？”

彭虎喘息着吼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少年书生朗笑一声道：“天地盟乃是由三十六个门派组成，仅由各派派遣少数门下弟子，供盟主主办事，并不曾听说有各派首脑人物供役使的。各位俱属一方雄主，怎的也来操这贱役？”

他说得果然不错，在场之人，可说均是一方雄主，早年俱是闯出了名儿之人，经少年书生这一揭破俱都脸上发热，暗自惭愧不已。

孙平强颜道：“尊驾说得不错，我等俱是天地盟的盟友，此番因来金陵集会，才赶上这件事，此人心狠手辣，旬日之间，连拔天地盟数处分舵，我等实在有些看不过去，是所以才插手这件事。”

少年书生又一阵朗笑道：“天地盟并非什么秘密帮派，何来分舵？兄弟今天可说是第一次听到。”

青衣女子于少年书生现身之后，暗暗对年小的青衣女子施了一个眼色，双双身形扭转，腾身疾奔而去。

彭虎忿然厉吼道：“她们跑了，快追。”

可是青衣女子身法奇快，又起步在先，等到大家发觉，已然追之不及。

少年书生心中极为不满，暗道：“我为她的事才出面与这些人理论，想不到她们倒溜走了。”

黑白双煞厉声说道：“这穷酸无故为她出头，定然是她们一伙，咱们不能再放过他。”

孙平阴森森地对少年书生问道：“尊驾对天地盟之事如此熟悉，定然也是加盟的门派。”

少年书生冷冷道：“在下什么也不是，只是路见不平。”

孙平厉笑道：“尊驾既敢强自出头，想是对武功极有自信。”

少年书生满面严肃地道：“在下并非对武功有何自信，只知行所当行。”

大力殃神怒道：“孙兄，何苦与他多费唇舌，宰了他。”

孙平为人城府深沉，偷眼四下一瞥，群雄虎视眈眈，已然把少年书生围困中央，暗道：“此人武功莫测高深，犯不上挡他锐风。”

当下随声附和道：“彭兄说得是，此人绝不可饶他。”但脚下却没移动。

在场之人，俱都是老江湖了，见少年书生气定神闲，对目前紧张局面，毫未放在心上，知他必然有恃无恐，同时觉得对这等藉藉无名之晚生后辈，胜之不武，败了适足遗羞，是以谁也不肯抢先出手。

大力殃神彭虎乃是一勇之夫，自恃臂力超人，见大家均不出手，以为心怯少年武功，冷哼一声，蓦地挥手一拳捣出。他臂力雄浑，拳出带起一股尖锐啸风之声，直撞了过去。威势甚是惊人。

少年书生冷笑一声，手掌往外一翻，也打出一股掌力，迎着拳风送去。

大力殃神见他居然硬挡自己的拳风，暗中冷笑道：“你是找死。”暗里一凝功，又加了二成劲力。

两股暗劲接触之下，少年书生一阵波动，随即昂然屹立，而彭虎却似撞在一股极富弹力的软墙上一般，踉跄连退了两步，光头沁沁汗出，显然他是吃亏了。

大力殃神彭虎自出江湖以来，极少在臂力上走下风，今天却在这方面吃亏，不由既惊且怒，猛地一提真气，挥拳正待前扑。

突地，一骑快马飞奔而来，马上一位玄衣骑士，匆匆跳下马来，高声道：“坛主请各位即速回坛，有紧急大事相商。”说罢身形一跃，飞骑而去。

孙平目光四下一扫道：“坛主既请我等回坛，只有便宜这小子了。”

大力殃神彭虎原就负有极重的内伤，为了挽回颜面，才行咬牙

强忍，玄衣人传来紧急令谕之后，那股凶戾之气不自觉地收敛起来，孙平知他色厉内荏，伸手一拦道：“彭兄，咱们走吧，这小子早晚逃不出手去。”

大力神重重哼了一声，趁势下台。孙平一拉他的手臂，当先将身形跃起，于是群雄也跟着起步，一齐往城内奔去。

少年书生原以为今天必有一番苦斗，想不到竟是这般一个结局，不觉长长吁一口气，把提聚的功力散去，举步正待回城。突地林丛中扑哧一笑，行出两个青衣女子来。

少年书生见她们去而复返，不由怔了怔道：“两位没有走？”

年长的女子笑道：“我们若是当真走了，岂不显得太以不近人情。”

少年书生微微笑道：“这也算不了什么。”

年幼的女子接口道：“就凭这几个人，哪放在我家小姐的心上，她不过是要看看武功罢了。”

少年书生点头道：“两位姑娘剑术精妙，在下甚是佩服，但不知是修罗前辈第几位门下？”

青衣女子一证道：“你怎知我是修罗门下？”

少年书生道：“有位易晓君兄，与姑娘似是同一剑路。”

青衣女子哦了一声道：“公子尊姓大名？”

少年书生此刻已确知她是修罗门下，遂据实答道：“在下杜君平。”

青衣女子见少年书生是杜君平，脸上倏现惊容，对他仔细看了看，扑哧一笑道：“原来是杜少侠，久仰，久仰。”

年幼的一个脱口道：“你不是中了百毒门主的无形之毒吗，如何解去的？”

杜君平且不答理她的话，却反问道：“在下中毒之事，姑娘如何知道？”

年幼女子笑了笑说：“我是听易公子说的，据说他还把本门最珍贵的毒龙丸喂了你一颗呢。”

杜君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在下这番中毒，如不是易晓君兄主仆援手，后果实难想象。”